

今古傳奇  
故事

七年典藏

# 最悬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



七年典藏

# 最悬疑

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

2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悬疑 /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7

(最文库)

ISBN 978-7-5399-2631-5

I. 最... II. 今...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792 号

书 名 最悬疑

编 者 《今古传奇:故事版》杂志社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31-5

定 价 20.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书房谋杀案 .....   | 紫薇朱槿 ( 1 )  |
| 黑客 .....      | 李欣午 ( 7 )   |
| 死亡客车 .....    | 褚炎君 ( 11 )  |
| 姑婆的拖鞋声 .....  | 李 敏 ( 14 )  |
| 里克的诡计 .....   | 水天一色 ( 18 ) |
| 致命的破绽 .....   | 曲 磊 ( 23 )  |
| 恐怖的古井 .....   | 杜 撰 ( 28 )  |
| 午夜惊魂 .....    | 耶 马 ( 33 )  |
| 该死的疼痛 .....   | 庄 秦 ( 38 )  |
| 虎灾 .....      | 陈 舰 ( 42 )  |
| 第三只眼 .....    | 王东生 ( 47 )  |
| 黑暗中的枪声 .....  | 燕 歌 ( 51 )  |
| 别墅移尸案 .....   | 崔新三 ( 56 )  |
| 野人之谜 .....    | 方冠晴 ( 60 )  |
| 血色诅咒 .....    | 紫薇朱槿 ( 75 ) |
| 新娘的礼物 .....   | 婉 姘 ( 81 )  |
| 惊魂三千里 .....   | 尹全生 ( 98 )  |
| 绑架王老太 .....   | 胡西东 ( 110 ) |
| 美女作家的情人 ..... | 李 异 ( 120 ) |
| 鬼望坡 .....     | 周浩晖 ( 135 ) |

# 书房谋杀案

紫薇朱槿

凌晨一点二十分，老街三十五号灯火通明，一大群警察在现场忙碌着。

张津一走进何家大门，先期到达现场的同事告诉他，死者是作家何达，死因不明，是他太太报的案。何达死在他的书房里，东侧有一个窗子紧闭着，书柜里放满了书，写字台上还摆放着何达的手稿，桌上的一杯茶尚存余温。尸体在房间中央，面部朝上，身体呈平躺状，运动服上满是尘土，腹部有个很大的伤口，血流了一地，从门缝流到走廊。

法医推了一下眼镜，谨慎地说了自己的意见：“我看……像是炮弹碎片之类的东西啊。”“炮弹？！”张津疑惑地看着法医，“你没睡醒吧？这里是民居，不是战场，哪来的炮弹碎片？”法医委屈地回答说：“你看看尸体上的大量泥土，很像是炮弹爆炸溅起的啊！如果这尸体是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炸死的，可现在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炮弹碎片？张津直觉中感到这案子很奇怪。他快步走到大厅，何达的太太宋文坐在沙发上抽噎着：“阿达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作时，从不允许我们去打扰他。今晚十二点多我起床去卫生间，经过书房门口时，感觉脚下湿湿的，我以为是漏水，打开走廊的灯一看，红红的像血，从书房的门缝下流了出来，我害怕极了，使劲敲门，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我就打电话报警……”宋文说着说着又大哭起来。

“何太太，你先生今天晚上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很正常啊！啊，对了！”宋文想了想又说，“平时晚上写小说时，他在书房里从不锁门，我有时候还进去看看他，可是每个月到了月圆的时候，他就把书房门锁上，说那是最好的写作时间，不许我们任何人进去打扰。”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例如呼啸声？”张津忍不住问。

宋文摇摇头：“阿达每次在书房关门写文章时都静静的，好像没有人在一样。”张津暗骂自己发傻：炮弹？如果真有炮弹，那书房早被炸得稀巴烂，哪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宋文又哽咽起来：“都说这老房子不干净，阿达非要住在这里，现在人也死了，还死得莫名其妙。”

张津问：“这房子怎么不干净了？”宋文瞅了他一眼，犹豫半天才说：“这里多年前是一片荒地，是阿达的一个远亲何先盖了这房子，结果房子盖成后不到一年，他发了疯，到处说自己在这儿见到了秦始皇和希特勒，最后给送到精神病医院了……后来，根据他的遗嘱，这房子留给了阿达他爸爸，他老人家在乡下老房住得很好，所以一直没搬来。三年前，我和阿达因为工作调动才住了进来。没想到现在竟然……”看看又痛哭起来的宋文，张津感觉也问不出什么了，就安慰她几句，离开了何家。

回到警局，张津为自己冲了一杯酹茶，然后仔细阅读属下整理好的档案。既然是他杀，就应该有凶手的存在，可是何家的门窗紧闭，凶手从哪里进来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凶器又是什么？何达身着运动衣，他既然在家写小说又不外出，为什么会身着运动服？疑点一个接一个扑面而来……

上午，尸检报告出来了，张津捧着报告单，越看越头疼，那个法医在报告中依然坚持他的观点。报告上说：尸体内嵌有黄铜碎片，损及内脏器官，失血过多而死。看来这真是一桩典型的入室谋杀案，没有凶手，没有动机，没有凶器。张津不由得有些烦躁：这无头公案到底该如何下手？

一星期后，案情仍然没有丝毫进展，已经排除了仇杀、情杀、劫杀等多种可能，这反而让张津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中。从外部找不到原因，那就试着从内部找原因吧！抱着这想法，张津再次来到何家。开门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岁左右，很斯文的样子，是何达的儿子何明，得知父亲的死讯从国外赶回来了。在何明的陪同下，张津没有惊动宋文，再次来到何达的书房。

书房还是保持着案发当日的原样，张津仔细查看了半天，找不出任何异常迹象。他下意识地走到写字台前，翻看着桌上摆着的手稿，那是一部描写二战期间欧洲战场的历史小说，何达写道：“史蒂文静静趴在战壕里，等待着

那关键的时刻，到时间了，照明弹在上空爆炸，照亮了整个天空，迫击炮开始排轰敌方的阵营……”手稿写到这儿就中断了。又是炮！张津心里一动：这炮若是打到何达的家里，倒是真可以解释他的死因了。

张津转向何明：“就你知道的而言，你父亲平时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或言论吗？”何明脱口而出：“他的异常多着呢。”“哦？！”张津为之精神一振。“我爸原来只是个商人，虽然比较爱好文学，但却从来没写过什么文章，自从三年前搬到这座老房子后，他突然放弃了商业活动，改写起历史小说。我曾问过他弃商从文的原因，他就是不告诉我。不过在去年他过生日时，也就是我出国前夕，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我扶他回房间时，他说过一句话，‘我那书房真是个好宝地啊，叔叔没没错。’”“叔叔？”“哦，就是原来老房的主人，我那个住进精神病医院的远房亲戚何先。”“噢，你母亲不是说何先在好多年前就死了吗？这事怎么会跟何先扯上关系了？”“是的，可是我爸他还是见过叔叔，不对，也不算他见过叔叔，唉，这件事怎么说呢？”何明没办法，只好把事情经过从头详细讲出来。

何达在搬进这老房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神色怪异地从书房冲了出来，正在大厅看电视的宋文、何明母子两个被他吓了一跳，问出了什么事，他却什么也不愿意讲。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冲出家门，打的扬长而去。宋文送他出门时，只听到他说是去什么医院，好像就是何先生前住的那家。待他中午回来时，手里捏着一封信，满脸喜色，却什么也不告诉家人，只是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了。不久，他开始写书出书，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

“那封信还在吗？”张津很想知道那封信的下落。

“不在了，我妈说，有天早上，她收拾书房时，发现垃圾桶里有焚烧后留下的灰烬，她看了看，还能依稀认出没烧完的一点纸头，是我爸从医院带回来的信。”

张津带着疑问来到何家，又带着更多的疑问离开何家。三年前何达突然弃商从文，从医院得到信件，何先这个死人突然出现在案情中，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那就从何先生前的医院入手！直觉告诉张津，何先的信是案件的突破口。

在何先住过的那家医院，张津找到了曾经专门照看何先的退休老护士



王蒙。王蒙情绪有些激动：“那是个好人啊，他绝对不是个疯子，他对我很好，知道我家里困难，还经常补贴我一些钱。”张津不动声色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他绝对不疯？那为什么别人都说他是个疯子，总说自己看到了一些古代人？”王蒙叹口气说：“他就这点不好，总是坚持说自己见到了秦始皇和希特勒这些稀奇古怪的人。我怀疑他有点妄想症，不过除此之外他很正常，真的。”

张津突然问：“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把何达的照片递给王蒙。“是啊是啊，他说是何先的亲戚，所以我就把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终于谈到了重点，张津也不免变了脸色。“是啊，何先生前曾交代过，如果他死后有人来找他，问关于老房子的事，就把那封信交给他。”

“何先就留下这一封信吗？”

“是的，不过……”王蒙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下了。张津连忙问：“不过什么？”“哦，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家有老鼠，我怕信被老鼠咬了，所以就把信复印了一份，何达来时，我把原信给他了，复印件一直没毁掉。”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张津欣喜若狂，拿着复印件，仔细地读了起来。

无论你是谁，见到此信的，想必是我的亲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想起来找我这个疯子，只有当你也知道那房子的秘密，才会来找我。你的困惑我知道，因为那也是我被称为“疯子”的原因。二楼那间书房是个奇怪的地方，我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在那里见到古人，相信你也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见到各种奇怪的人，好好研究吧。

信到此就戛然而止了，虽简短，却令张津更糊涂。奇怪的地方？见到以前的古人？何先的疯？何达的死？满月？炮弹？张津头疼起来。

回到何家，张津把调查结果和据此做出的推理都告诉了何明，何明也请求和他一起进行“书房探险”。于是，在何达命案后的那个满月之夜，两个大男人满怀戒备，坐在何家书房，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由于太过全神贯注，谁也没有注意到月光透过东侧那扇窗子时是几点钟，当月光不断西移，照到了书房的中央时，张津和何明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本来空无一物的书房中央突然出现了一团朦朦胧胧的雾！张津走过去，想抚摸一下这团雾，没想到手却一下穿过雾层，看不见了！张津吓了一跳，



急忙把手缩了回来——手还是那只手，安然无恙。何明惊奇地叫道：“这就像一道门，莫非这就是时空隧道之门？！”说着，他竟纵身跳进了雾中。张津一惊，暗怨何明没有仔细观察就这么莽撞。为了何明的安全，他也只好跟着跳了进去……

“我们好像来到了沙漠。”何明兴奋地叫着。张津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世界。贴近地面的层层蒸气折射着那寥寥无几的植被，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只有远方的滚滚沙土。何明喃喃自语：“这里荒无人烟，也不知是哪儿？”张津眯着眼看着远方而来的风沙，他突然摀倒何明，自己也趴在了地上。

地表的酷热让何明烦躁难耐，只见一长串坦克自远方蜿蜒而来，扬起了阵阵沙尘。何明低声惊呼，被张津捂住了嘴。那些坦克上有德国纳粹的标志。“这是‘虎式’坦克，说明现在的时间起码是在一九四二年前后，这极有可能是二战的北非战场，别说话，等他们过去，这一个编队至少有三十辆坦克。”对兵器颇有研究的张津低声告诉何明。

正在此时，只听到坦克编队里有人喊了一句什么，许多德军都望向这边，空荡的沙漠根本无藏身之处，他俩就这样被发现了。几梭子弹在他们前



方不远处溅起了沙子，“不妙！”两个人都叫了起来，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被子弹打成筛子了。回头一看，那道时空之门还若隐若现，张津看到坦克的炮口转向了他们，“不好，他们要炮轰我们了，快跑。”二人起身狂奔，迅速冲向那道门。

张津率先冲了进去，几乎与此同时，一声轰鸣，炮弹擦着时间隧道的门边呼啸而过。眼看那团雾开始变得稀薄，已经身处何家书房的张津急忙抓住何明的胳膊用力一拉，就在何明的身子完全落地的同时，那道时空之门也完全消失了。两人瘫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何明长吁了一口气：“好险！差点就回不来了。”又沉默了半天，张津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何先盖好这房子后误入时空隧道，看到了古人，因此被视为疯子郁郁终生。何达无意间发现了时间隧道的秘密，却利用这隧道，在时空里乱逛，因而弃商从文，把所见所闻写成小说。可能在无意中闯到二战时期的某个战场，被流弹击中，所以身亡。张津把自己的推理讲给何明听，何明也点头同意。“可是，这理由你能写进报告里，作为我爸的死因？”张津也为难了，是啊，这样的推理能写进报告里吗？即便写进去了，又有谁会相信呢？

离开何家，张津回家想了一夜。第二天一上班，他将调查报告送到了局长手中。“局长，实在找不到原因，建议列为特殊案件，留待再查。”

一个月后，张津再次来到何家书房，与何明和宋文一起等到天明，也没有看到那道时空之门的出现。“难道是因为那发炮弹的原因？时空之门消失了？”三个人都疑惑不解。

此后，那道时空之门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一桩命案的真相就永远埋藏在三个人的心里。只有那伤心之痛，会让他们想起在这书房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 黑客

李欣午

安氏网络公司接连收到了两封匿名信，信是直接出现在老总安志鹏办公桌上的，上面歪歪扭扭地贴着几个铅字：“安志鹏亲启”。

那天，安志鹏一拆开信，脸色就有点异常。不过他并没跟陆婷婷说什么，只把信往抽屉里胡乱一塞。难道是恐吓信？陆婷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最近，公司的日子是不怎么好过，业绩一落千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在上个月，安志鹏不顾舆论压力和公司高层的反对，宣布裁员二百人以减轻财政压力。这对原本就人心浮动的企业而言，无异于一场八级地震。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现了神秘的匿名信，陆婷婷心想，说不定是哪个心存不满的员工在搞恶作剧。但随着时间推移，她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今天早上，第二封匿名信又悄然出现了，信封上依然贴着歪歪扭扭的铅字，让人一看就觉得很不舒服。当时安志鹏还没有来上班，陆婷婷拿着那封信问遍了公司保安、清洁工，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没见过任何人进来过。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值班工程师连滚带爬地冲进来，说公司的一台主服务器由于遭到黑客攻击，已经瘫痪了。陆婷婷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服务器瘫痪对于网络公司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更何况安氏原本就处于艰难度日的时期。幸好安志鹏及时赶到，那个黑客似乎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攻击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总算是有惊无险。

打发走了技术人员，陆婷婷这才把匿名信交给安志鹏。安志鹏皱着眉头拆开信，扫了一眼，便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手里的信纸也掉到了地上。陆婷婷低头一看，信纸上贴着几个特大号的铅字：“今天只是一个警告！”

“你看看这个吧。”安志鹏从抽屉里摸出上一封匿名信递给陆婷婷。信很简短：“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五百万转到账户\* \* \*，否则后果自负！”

老天！不光是恐吓，还有勒索！“安总，我们要不要报警？”陆婷婷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考虑一下，你去忙吧。这件事不要对别人提起。”安志鹏叹了口气。

陆婷婷默默地退了出来，心里还是一阵一阵地发毛。

会是什么人在威胁安氏呢？应该是很了解公司内幕的人，因为安氏的账面上，正好只有五百万流动资金了。会不会是被辞退的员工呢？前段时间裁掉的二百人里，不乏网络高手……

陆婷婷越想越害怕，安志鹏不会真的答应对方的要求吧？那样的话，公司就只能等着倒闭了。可是如果不答应，黑客肯定会发起更大的攻击，让安氏网络的服务器全部瘫痪，到那个时候，公司同样是死路一条。

整整一个上午，陆婷婷都没心思做事，中午的时候，她被安志鹏叫进了办公室。“婷婷，我们确实应该报警。不过，今天已经是黑客给的最后期限了……你去把会计叫来。”

“安总，你真要给他五百万？”陆婷婷都要哭出来了。

“我们现在没有选择余地了。”安志鹏揉揉太阳穴，很疲惫的样子，“警方调查需要时间，在破案前我们不能惹恼黑客。否则还没抓住他，我们公司就已经完了。你整理一下那些被辞退人员的材料，越详细越好，我估计敲诈我们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这事暂时还得保密，公司不能乱。”

陆婷婷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确实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她一边整理着材料，一边感慨万千，这些人大多为安氏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有人因为被辞退而想不开，做出一些出格的事，也是有可能的。陆婷婷叹了口气，眼看大厦将倾，她也该为自己找找出路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警方的调查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银行却已三番五次地前来催还贷款。更糟糕的是，不知道是谁把消息捅了出去，不仅公司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媒体也一窝蜂地围了上来，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和猜测尘嚣日上，好不热闹。

就这样折腾了大半个月，安氏终于支撑不下去，宣告破产清盘。新闻发

布会结束后,安志鹏把陆婷婷叫进了办公室。“婷婷,我真的很抱歉,你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他掏出一张信用卡,“这卡里有一万元,算是公司给你的补偿吧。”

“对不起安总,我不能要这笔钱。”陆婷婷摇了摇头,“公司破产,所有员工都失业了,他们没有拿到任何补偿,我想我也不能例外。我已经申请到了留学签证,下个月就要出国了。”说完这话,陆婷婷便走出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人去楼空,安志鹏环顾四周,心里颇有些感慨,他原本想大干一场,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巧妙地转移了资产。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早在年初,安志鹏就意识到了安氏的危机,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一步步走向衰落,自己却想不出如何挽救的方法,他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既然大势已去,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必须尽快给自己留条后路。经过他几昼夜的冥思苦想,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

那些所谓的黑客、恐吓,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信是他自己放到桌子上的,那次虚张声势的攻击,则是用程序设定好的——这些对于计算机博士安志鹏来讲,真是小菜一碟。让那些警察苦恼去吧,他已经悄悄把“黑客”账户里的五百万,通过网络转入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匿名账户,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起沸沸扬扬的勒索案,恐怕会成为永远的悬案了。



安志鹏暗自佩服自己，有了这五百万，足够他舒舒服服地过完余生了。他满心欢喜地登录瑞士银行账户，想欣赏一下自己的“成果”。输入用户名、密码，查询余额……网页一闪，出现一行红色字体：余额为零。

安志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这样？昨天晚上查询的时候，那五百万还在！难道……莫非……他感到胸口一阵憋闷，眼前一黑，跌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安志鹏的葬礼非常冷清，举行过简单的仪式之后，陆婷婷独自站在白色的墓碑前，心里不免有几分悲凉。安志鹏的计划原本是天衣无缝的，只是故弄玄虚过了头。那封信总不会穿过墙壁飞到办公室里吧？既然钥匙只有安志鹏和她才有，陆婷婷又很清楚自己没有做这种事，那就只可能是安志鹏在搞鬼，目的无非是转移资产。不过安志鹏忘了一句古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没有想到，自己十分信任的秘书，早就在他办公室的电脑里安装了木马程序，轻而易举地盗走了他的银行密码，把他账户里的资金偷得一干二净。

此刻，曾经在安氏网络工作过的每一个员工，都收到了一笔匿名汇款，金额高达五位数。这一神秘的馈赠，自然是出于陆婷婷之手。

“我不是存心要害死你的，只是没想到你的心脏病……”陆婷婷将手里的一捧鲜花揉碎，撒在墓碑前，轻声说，“我也是没办法啊，与其让你吞没资产，倒不如把这笔钱作为失业补偿分给大家。”说罢，她转身向山下走去，留下残破的花瓣在风中轻轻呜咽。

# 死亡客车

褚炎君

王建立和杜宇趴在公路边的草丛中，紧盯着过往的车辆。这里是一个急转弯，所有车辆经过时都会放缓速度，何况现在是夜里，司机会行驶得更加小心。趁车速放慢的机会，他们俩可以一跃而起，爬上汽车，然后掏出寒光闪闪的匕首，大肆抢劫。现在的人，钱多了，胆儿却变小了，所以他俩每一次作案，没有不得手的。

没等一会儿，一辆崭新的豪华大巴就驶进了他们的视线，看来今天运气不错，这是一笔大买卖。客车开到他们跟前时，果然放慢了速度，王建立和杜宇立刻从草丛里跳出来，纵身往客车上一跃，像壁虎一样吸在了车厢外。两人迅速挥动刀柄击碎窗户玻璃，熟练地将头一伸，整个身子便如泥鳅一般滑进了车内。他俩心里暗自庆幸，行动非常顺利，没有一个乘客敢站出来阻止他们。

两人从车厢板上爬起来，高高扬起手中的匕首，大声叫道：“都给我坐好了，谁也不准动！”车厢里悄无声息，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从破窗子处灌进来的呼呼风声。一群被吓傻的懦夫！王建立和杜宇鄙夷地哼了一声，开始仔细地巡视车内。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所处的车厢尾部没有一个乘客，前边好像有七八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们可真沉得住气啊！”两人一边想着，一边挥舞着匕首，凶神恶煞地扑了过去。

客车已经绕过转弯处，平稳地加快了速度。王建立和杜宇走到车前，不约而同地把匕首架在了最靠后坐着的那个男人的脖子上。王建立说：“兄弟，近来哥们儿手头紧，借点钱来花花。”那人却纹丝不动，稳若泰山。杜宇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好，算你有胆！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有



三只眼！”说着，他用锋利的匕首在那人脖子上用力地划了一刀。让人意外的是，那人的脖子很结实，刀子压根儿就没划进去，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王建立和杜宇大吃一惊，不由得一步跨到前边，扭头盯着这个具有“特异功能”的神秘乘客。一看之下，他俩不禁目瞪口呆——这竟是一个穿戴整齐的木头人。它呆坐在那儿，直愣愣地盯着王建立和杜宇。

“见鬼了。”王建立和杜宇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用力在木头人身上扎了几刀。从刺破的衣服里掉出几片木屑，这是个如假包换的木头人。木头人旁边坐着一个女孩，这女孩正瞪着诡谲的大眼睛，冷冷地盯着他俩手中的匕首，但她也不是真人，只不过是一个女孩打扮的橡皮人。王建立和杜宇气急败坏地又往前走，想洗劫前边的人。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前边正襟危坐的几个人，或老或小，或男或女，也全部是惟妙惟肖的假人。它们由不同的材质制成，像模像样地被放置在座位上。老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建立和杜宇心里有些发毛了。

车厢里灯光昏暗，越来越急的风呜咽着钻进来，吹动了这些假人的衣裳。它们看上去好像幽灵一般，僵直着身子，向王建立和杜宇围过来，吓得他们俩毛骨悚然魂飞魄散。他们手中的匕首再也拿捏不住，“当”的一声掉在车厢里。王建立和杜宇同时惊恐地叫道：“司机大哥，快停车，让我们下去！”可司机置若罔闻，一个劲儿地加快了行驶的速度。没办法，他们俩战战兢兢地从假人中间穿过，慢慢凑到司机身后，几乎是哀求着说：“司机大哥，你行行好，停一下车吧！”司机好像没有听见，并不答话。王建立不得不小心地摇了摇司机的臂膀，示意他停车。这一摇不打紧，司机的一只胳膊竟被他活生生拽了下来。天啊，这司机也是一个逼真的假人，它只是端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摆了个样子而已，这辆客车一直就是自己在行驶！

这事太恐怖了，杜宇来不及细想，跨上前去，牢牢地抓住方向盘，想控制住客车。可方向盘就像注了油的轴承一样，被他随意地转动着，一点也不起作用。他又抬脚重重地踩在刹车上，车一点反应也没有，依然飞速行驶。客车像一个有生命的人，完全有自己的主见，由不得杜宇的掌控。邪门，不可思议的邪门，王建立和杜宇像烂泥一样瘫软在车上，被眼前的情形吓傻了。他俩互相给了对方一嘴巴，火辣辣地疼，这一切不是幻觉，全是真的！

一车形态各异的假人，客车在自己跑，难道他俩今晚撞了鬼不成？这辆阴暗而又神秘的客车，简直就像一辆灵车，里面装的全是僵尸。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他们两个活人发出可疑的呼吸声。车外，漆黑一团，公路上不见一辆车经过，孤魂野鬼似的客车行驶在无边的黑暗里，仿佛正开往地狱。

王建立和杜宇哆哆嗦嗦地爬到车厢尾部，想从车窗跳下去。刚探出头，外边的风便如一双苍劲有力的大手疯狂地撕扯着他们，车速太快了，他俩没有胆量跳，即使跳下去，也只能是死路一条。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客车竟然驶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公路。公路的尽头，被一堆废水泥墩挡着——这是一条绝路！

车嘶叫着，像一头疯狂的机械怪兽，向公路的尽头飞奔。车厢前边的假人们不动声色地坐着，车厢尾部的角落里，王建立和杜宇可怜巴巴地蜷缩着，抱成一团。这事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难道是那些曾被他们伤害过的人，幻化成一辆神鬼莫测的客车，来向他们讨还血债？“完了，一切都完了！”王建立和杜宇绝望地想着。

与此同时，在市区，某客车制造公司的研发中心明亮的大会议室里，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正指着墙上电子地图中一个不停移动的小红点解说道：



“大家已经看到，它安全地转过了那个陡弯，又开始加速。到目前为止，它的状态依然良好，同我们设想的一样，它已经顺利地驶进了废弃的公路。这一切表明，它在夜间的自动驾驶性能和白天一样优秀。好，现在它会一直保持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撞向水泥墩。车上不同材质的仿真人，能帮助我们获得所需要的各种安全数据。这些数据将证明我们所研发的这款最新客车，安全性能是同类中最出类拔萃的。”